

從網絡輿論析中國網民的民族悲情

◎ 李開盛

在各種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與話語中，許多學者和觀察家都經常提起「悲情」這個詞。¹特別是在中國處理與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的關係時，民族悲情往往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干預變數。2008年3至4月，一些西方媒體對西藏事件的歪曲報導和北京奧運聖火傳遞在一些西方國家受到干擾，從而再次激起了中國民眾廣泛的反西方情緒，悲情影響再次體現出來。然而，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概念，卻缺乏有份量的學術分析。很多人都在使用它，但卻很少有人去界定它。在社會心理學和政治學中，有一個類似的概念——怨恨（ressentiment）²。該概念也被引入到了民族主義研究之中，如格林費爾德（Liah Greenfeld）曾認為，憤慨政治，或怨恨驅動著民族主義。³許多學者也用這個詞來解釋近代以來中國對西方的心態，實際上是將其作為「悲情」的同義詞來使用。那麼，「怨恨」與「悲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應該如何對待國民中間的悲情意識？本文試圖對此進行概念梳理和實證分析，並在此基礎上做出自己的判斷。

一· 甚麼是民族悲情

悲情是一個仍然有待開發的概念。一方面，它被人們廣泛使用於各種作品之中。根據中國知網的期刊全文數據庫，筆者以「悲情」為題名對文史哲、政治軍事與法律、教育與社會科學等三類文章進行了檢索，就發現共有相關文章524篇。⁴另一方面，這個概念已開始由日常生活進入學術領域，但其學理含義遠未得到闡明。在上面的檢索中，筆者發現多數文章都以社會報導與文學分析為主題，幾乎都沒有把「悲情」作為一個嚴謹學術概念來界定。通過對綜合漢語詞典的檢索，也發現這是很少被收錄的一個詞，只有少數詞典對它進行了解釋，而且也相當簡單。如《現代漢語詞典》是這樣解釋的：（1）作名詞用，悲傷的情感；（2）作形容詞用，令人產生悲傷情懷的。⁵《當代漢語新詞詞典》的解釋則是：心情悲涼。⁶由此可見，許多人之所以廣泛使用「悲情」一詞，實質上也不過是把它作為「悲傷」、「悲憤」、「悲涼」的同義詞或近義詞來使用。⁷但是，當我們在民族主義、國際關係研究中提到「悲情」時，其意義顯然遠非「悲傷」等概念所能包括，它應當包括更加廣泛的內涵，需要進行專門的界定。

那麼，這種悲情是不是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怨恨呢？所謂「怨恨」，是指「一種特殊的情感體驗：它因無法或無力跨越比較產生的差異鴻溝，只能在隱忍中持續積蓄怨意，或心懷不甘、尋思報復或忍氣吞聲、自怨自艾。和仇恨、敵意或妒忌等情緒一樣，各種類型和層次的比較是它們的共同源頭。」⁸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最早把怨恨作為一個學術概念來研究，他在批判基督教時提出，基督教道德的根源是怨恨，而「無能」與「攀比」導致了怨恨心態。舍勒（Max Scheler）從尼采那裏接過這一概念，並做了更加全面的論述。他指出，怨恨是一種有明確的前因後果的心靈的自我毒害。這種自我毒害有一種持久的心態（它是因強抑某種情感波動和情緒激動，

使其不得發洩而產生的情態），並形成確定樣式的價值錯覺和與此錯覺相應的價值判斷。⁹經過尼采、舍勒及其後繼者的闡述與發揮，「怨恨」一詞成為描述這樣一種複合情緒的概念：一方面是憎恨，一方面是羨慕，兩種情緒一起投射到同一個對象身上，就像一些學者對該詞的翻譯那樣，是一種「羨憎交織」的情結。有學者進一步歸納出怨恨的三個基本特徵：差異比較、隱忍和單向作用。差異比較是怨恨成型的第一步，為怨恨提供了基礎性的動因；隱忍是怨恨最為顯著的特徵，在此過程中怨恨不斷積聚或逐步弱化；單向作用即怨恨者很少自我埋怨，他大多會單向性地把對方當做唯一的對象，很少考慮資源分享或者價值寬容。¹⁰有學者則側重於從怨恨的生成條件進行分析，認為平等是怨恨產生的前提，因為如果個體沒有意識到與他者處於平等狀態，他就不會將他者作為比較的對象；挫折則是怨恨心理產生的外部動因，與之相聯繫的是被剝奪感；歸因則是怨恨心理產生的內部條件，因為如果人們將挫折歸於內因，則會產生一種羞愧感，如果歸於外因，並且認為是別人有意為之，就會產生怨恨。¹¹這些論述從不同角度對怨恨進行了學理化的界定，從而使得我們對其進行運用、比較提供了可能。

與怨恨相比，對悲情的學理梳理遠遠不夠。但是，由於大家對於使用這個概念的場景還是基本上有共識的，這就使得我們有可能對其進行初步界定並使之與怨恨進行比較。在中文語境中，悲情曾經或正在主要使用於兩個場合：一是許多人經常用「悲情」一詞來形容台灣本土居民的政治、社會感受與追求。台灣與中國大陸本為一體，主體民族也都是漢族。但由於一些特定的歷史與現實原因，如過去被清廷割讓給日本產生的被拋棄感、日本殖民統治導致與大陸長期分裂產生的隔離感、國民黨政權入台後推行威權統治所產生的被壓迫感，當然也包括兩岸對峙過程中由於在國際空間競爭中失利於大陸所產生的被打壓感，使得台灣民眾也產生了一種悲情意識。「悲情」一詞，不但見之於台灣政治人物的表述，也體現在相關的電影、文學甚至是音樂作品中，當然也是一些政治學、社會學學者筆下的研究與論述對象。概括來講，台灣的悲情主要基於過去歷史產生的孤離感以及命運未定、不可控的悲哀，是一種「無根之悲、無往之悲」。¹²「悲情」經常被使用的另外一個場合是在中國對西方世界的民族主義情緒之中，民族悲情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研究對象。這種民族悲情產生的根源是，中國曾是一個具有輝煌歷史與強大國際地位的文明古國，卻在近代遭受了以前難以想像的屈辱。這種歷史記憶潛藏在許多中國人心中，成為影響他們看待西方世界時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兩種悲情有著根本的不同。中華民族悲情源於不同國家、民族甚至是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互動，而台灣人民的悲情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內部在特定的歷史條件產生的悲情。前一種民族悲情才是本文要重點考察的對象。當然，兩種悲情在內涵、特徵上具有諸多相似性、共通性，這也是為何都使用「悲情」一詞的重要原因，也為我們把這兩種悲情在內涵上綜合起來以進一步與怨恨進行比較提供了基礎。但需要說明的是，我們這裏主要分析的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主要發生在民族國家之間的悲情，台灣悲情在這裏僅是一個參考的分析因素。

毫無疑問，民族悲情與怨恨有許多相似之處。兩者之間最為關鍵的連接點是：都強調一種歸因於他人的「恨」，而缺少內省意識，是一種敵意的對外投射。由於這種意識在兩個概念中都至關重要，也就難怪許多學者乾脆把兩者等同使用了。特別是在英文語境中沒有「悲情」的完全對應詞的情況下，一些學者乾脆就把英文中 "ressentiment" 翻譯為「悲情」。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的話，就會發現還是不能在「怨恨」與「悲情」之間完全畫等號，至少在悲情使用的中文語境裏，悲情有不少「怨恨」概念所難以完全涵蓋的內涵：

其一，悲情不但強調自我與他者的比較，還強調過去自我與現在自我的比較，從而產生不同於怨恨的「悲」意識。在怨恨中，差異比較發生在自我與他者之間，比較導致的心理落差由於缺乏內省的作用，完全投射到他者的身上從而形成一種對他者的憎恨。有學者注意到，那些從帝國統治或殖民

統治中脫離出來的國家，最容易產生強烈的怨恨感，如中東歐、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的部分國家。¹³但在悲情之中，不但有自我與他者的差異比較，還有過去自我與現在自我的差異比較。而正是後面一種比較，使主體產生今不如昔之感，從而使得「恨」中帶「悲」，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正由於此，許多國家可能如上所述容易產生怨恨意識，但並非所有的民族或國家都會產生悲情意識。由於悲情強調過去自我與現在自我的比較，其產生前提也就免不了「歷史與現實的共同作用」，即一個民族產生悲情意識需要具備以下兩個交互作用條件：（1）擁有長期輝煌的政治、歷史、文化傳統；（2）最近受挫和屈辱的歷史遭遇。正是前後遭遇的強烈反差，一個民族才有可能在思考和處理對外關係時產生獨特的悲情意識。有的民族有輝煌但少屈辱，例如美利堅民族，雖然建國歷史不長，但多幸運而少災難，自詡為上帝選民，因此不可能有悲情意識。有的民族有屈辱但少輝煌，如許多非洲國家，他們雖在近代遭受西方侵略，但由於開發較晚，沒有對於早期民族的輝煌記憶，因此也難產生悲情意識。一般來說，如果一個民族原來的文化愈發達、實力愈強大，或是受的挫折與屈辱愈深，以後產生悲情的可能性就愈大，悲情的程度也愈大。可以說，民族悲情的根源在於自豪與屈辱之間這種衝突與張力，只有重歸強大才能消除這種張力，才能從根本上消滅和治癒民族悲情。

其二，怨恨所強調的「羨憎交織」在民族悲情中沒有得到完全驗證。要指出民族悲情中的「恨」不難，但要論證其中的「羨」可能就不那麼容易。有人可能會指出，一些年輕人昨天還在街上示威反對美國，今天就跑到美國使館去申請留學簽證，這可以證明民族悲情也以「羨憎交織」為特徵。筆者相信會有這種情況的存在，雖然尚沒有見過這方面的確切統計。但即使如此，申請到美國去並不意味著一定出於羨慕的目的。羨慕出於一種喜愛，是一種「我也要像他那樣」的心理衝動。很多人去美國確實是喜歡其發展模式，出於一種羨慕的目的，但也有去美國者純粹出於學習其先進的技術與物質發展成果，主要取決於一種功用性態度，談不上對其整體發展模式與文化的傾慕。事實上，一些中國人在學習美國先進技術的同時，完全可能對其文化持蔑視的態度。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 刊載的一篇文章甚至指出，愈西化的中國人反而愈不喜歡西方，與那些從沒有到過西方的人相比，他們對西方的看法反而更加強硬。¹⁴與此相反的是，在近些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中，強調本土性、強化傳統文化的人在呈上升趨勢，對本國的認同與接受程度進一步增強了。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今年7月22日發表的關於中國的民意調查報告顯示，分別有86%和82%的中國人對國家的發展方向和經濟狀況感到滿意，這組百分比位居皮尤調查的20多個國家之首，大幅領先於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另外還有77%的受訪者認為其他國家的人民「總的來說喜歡中國」，顯得有些盲目樂觀，因為同一份調查資料表明：在23個國家中僅僅有7個國家的多數民眾對中國持樂觀態度。¹⁵由此觀之，我們可以承認可能有部分中國人確實存在「羨憎交織」心理，但認為整個中華民族悲情中也有這種帶著「羨慕」的心理則不免失之嚴謹，至少與近些年來中國民族主義中間湧現出來的事實是不盡相符的。

其三，悲情並不具有隱忍的特徵。隱忍是怨恨的重要特徵，如尼采就認為，懷有羨憎情結的人很懂得沉默、牢記和等待時機，懂得暫且自輕自賤。¹⁶舍勒也提出，怨恨所具有的敵意是隱忍未發的。¹⁷但是，作為一種集體情緒的悲情，其表達往往是公開的甚至極端的，並不隱諱地通過語言和行為表達出來。例如，在人們經常可見的中國網民的悲情話語中，不時可見對西方的不滿甚至謾罵，全然沒有隱忍的色彩。公開化並不意味著悲情時時都會公開表達出來，而是指它並不拒絕公開表達，如果有相關敏感事件的觸發的話。當然，這種情緒平時一般處於潛伏狀態，直到被觸發才會形成一股看起來很突然爆發的情緒。但是，這種平時的潛伏並不等於隱忍。隱忍是主動的，有目的的，它更類似於中國成語中的「臥薪嚐膽」，主要基於一種理性的算計。而悲情在潛伏時並非是有意的，只不過是因為缺乏觸發因素而已，而且一旦爆發就往往形成一種情緒對抗。隱忍是「隱而不

發」，而悲情在表現中則是「不觸不發」，兩者在形態上類似，即都有一個從平靜到爆發的過程，但在本質上卻不同，前者是一種主體的有意識、可控制行為，而後者則受制於外部因素的影響。另外，悲情還有一個與隱忍不同的地方，即它不會像尼采所說的那樣「自輕自賤」，反而會強調其反面：自豪與排他，甚至是執著地美化自己、貶化他人，不承認或不正視自身可能存在的問題。這種有時過於盲目的自豪感源於悲情產生的複雜歷史背景，即它往往是一種優勢文化遭到挫折後產生的意識，當其再次遇到外來刺激時，出於反制或是抵消對方的心理需要，輝煌歷史會從記憶中湧現出來，形成更加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與此相應的對對方的排斥感（這一點也再次說明了悲情中缺少「羨慕」這一情緒）。

除了與怨恨的不同之處，民族悲情還有兩個值得我們關注的特徵。一是悲情導致的團結意識。由於悲情的激發往往是敏感事件，實際上是挫折事件所引起的，這種挫折很容易讓人想起歷史上經歷過的屈辱，形成一種危機感，從而增強團體內部的凝聚力。這點也得到了群體心理學研究的證實，即「當群體遇到外部威脅和攻擊時，群體內部的凝聚力會增強」。¹⁸二是悲情意識容易導致極端行為。例如，在中國民眾的網絡輿論和曾經舉行反日、反美的遊行中，這種極端的言（如網絡上的謾罵）行（如衝砸對方大使館）都有體現。這點也可以得到心理學上的說明。心理學家伯克威茨（Berkowitz）就曾經指出，「痛苦的刺激導致一種消極的情緒狀態，引起人們傾向於產生侵犯行為。」¹⁹特別是，作為一種群體心理，個人的這種侵犯傾向在民族悲情中常常被進一步放大，因為在群體討論中，個人所做的決定，往往比他們原先所持有的意見更加極端，這被社會心理學家稱之為群體極化效應（group-polarization effects）。²⁰由於民族悲情往往產生於受到威脅、挑戰或是挫折的情況下，極端的意見往往會佔據上風，其群體極化效應也會更加明顯。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概括出民族悲情的如下特徵：

- 是一種基於歷史與現實共同作用引起的憎恨情緒，這種憎恨融入了強烈的悲意識，從而將進一步導致：
- 行為敏感且有極端化傾向，不太進行理性算計；
- 評估對手時有貶低傾向，有時很難做到客觀判斷對方；
- 自豪感強烈，強調團結，有忽視內部問題的傾向。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並不嘗試為悲情概念做一簡潔但全面的界定，這或許已經超越了本人的能力範圍。在本文中，筆者力圖概括出該概念的上述特徵，目的是為下文的實證研究提供一個檢測悲情的標準。

二· 中國民族悲情的生成及其網絡化

根據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國確實是最容易產生民族悲情的國家之一。一方面，中國有數千年的文明史，古老的中華文明培育了中國這個偉大的共同體。自秦代開始，當前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就統一在一個集中制的強大國家之內，其後雖屢有分合，但中華民族卻結成了一個了緊密聯繫的國家。而且，與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華文明不但確實創造了足以讓人自豪的優秀文化，而且是唯一的不會中斷的文明。另一方面，近百餘年來中國遭受了西方侵略、成為半殖民地的屈辱歷史。從清代末期開始，中國在西方列強的炮火面前，不停地被迫割地、賠款並遭受一系列其他不平等的待遇，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心中烙下了深刻的烙印。這種混合著輝煌與屈辱的歷史是其他民族很少經歷的。有

西方學者指出，中國人的恥辱感的真實性無可懷疑，他們甚至可以比那些完全殖民化的人們更加感到委屈。²¹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大概就在於那種自豪與屈辱的歷史張力仍舊強烈地烙在中國人民心中。要消除悲情意識，就必須解決輝煌與屈辱之間的內在張力，即所謂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當然是現代意義上的復興，而非對古代中華帝國的重新回歸，是中國以一個現代強大國家的身份重歸世界歷史舞台。這裏的強大，也不只是經濟意義、軍事意義等方面的強大，這些雖然重要，但只是基礎層面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的最終目的在於推動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強大中華文明的出現，使之重新成為一種有活力、有吸引力的發展與生活模式。這是因為，古代中華文明不是一種純粹的軍事文明或實力文明，其更主要之處在於當時為其他國家所景仰並學習的發展模式與生活方式，是一種全方面的文明。歷史的高度也就決定了復興的高度，只有當中華民族最終實現這一全面復興目標時，其屈辱感和悲情意識才會完全消失。

正由於此，我們才可以理解為甚麼自從建國時就宣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新中國為何在六十年後仍會產生民族悲情。六十年來中國確實在物質富強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已經完全不是清末民初時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國家。但是，就文明復興而言，中國迄今也遠未完成這一任務。中國一直在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目標仍在進行之中。而且，要完成這一任務又不可避免地產生新的張力，即中國近代以來的強大進程本身就是發生在以西方文明為主要來源的現代化背景之下，社會主義自身就是一個舶來品。雖然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如何將社會主義實踐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仍然是一個有待完成的課題。另一方面，屢遭破壞的傳統文化如何重建並實現現代化，也不是短期內所能完成的任務。近些年來，一些主張新儒家的學者提出儒家社會主義的設想，但也只是設想而已，不但理論層面遠未完善，是否能夠進入實施日程更是未定之數。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要恢復傳統或許就必須首先學習西方，事實上，悲情意識的興起本身也是包裹在從西方引進的民族主義這件「外衣」裏面的，因為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無法為悲情意識提供任何有用的作用空間。但學習西方的一個可能結果就是離傳統愈來愈遠，從而對重建中華文明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這就註定了中華文明的現代復興之路不但遙遠而且潛含許多仍未解決的矛盾，悲情意識的徹底消除也需要假以時日。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儘管社會主義中國日益強大，儘管中國近代事實上一直在努力學習西方，但在很長時期內中國的發展一直處在中西對立的陰影之下。由於多數西方大國在近代不同程度地侵略、掠奪過中國，對立的現實不可避免地使中國民眾憶及那段並不遙遠、並不友好的歷史，從而加重了悲情意識。在冷戰時期，中西之間主要體現為安全、軍事上的對抗。「在冷戰結束之際，儘管反蘇協議促成了前蘇聯的滅亡，但北京未得到任何好處，反倒因為一些國家為尋求新的全球性敵人而成為他們的靶子。」²²文明的分隔、意識形態的差異，再加上世界政治權力更替規律導致的陰影，中西之間特別是中美之間的對立將是一個長期的現實。雖然兩國關係在不同時期會有緩和、會有改善，但目前仍很難想像雙方能夠輕易走出中西對立這一大的背景。²³除此之外，近代屈辱的遺產在建國六十後仍未完全消除，最典型的的就是台海兩岸仍然沒有實現統一，日本侵華的歷史問題仍然通過釣魚島主權爭端、歷史教科書的篡改以及靖國神社參拜等問題在時刻提醒著中國國民。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國民的悲情意識在建國六十年後仍然存在就不是一件奇怪的現象來了。有人認為，中國一系列的發展成就表明中國人正在告別過去的屈辱與民族悲情，特別是此次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使得一些人產生了擺脫民族悲情的樂觀情緒。²⁴依筆者之見，這種斷言或樂觀還可能為時尚早。

當然，在中國未實現改革開放以前，由於中國處於一個由黨領導一切的全能社會中，缺乏以社會民眾為主體的大眾民族主義的興起基礎，體現在普通國民身上的集體悲情意識缺乏生成與醞釀的空間。此一時期，民族悲情意識更多地體現在那些處於決策地位的領導人身上。當時的毛澤東、周恩

來等作為從近代屈辱時期成長起來、同時又親手締造了新中國的領導人，完全具有生成悲情意識的條件。事實上，對於毛澤東本人以及之前的孫中山甚至之後的鄧小平、江澤民等領導人來說，消除近代的屈辱和恢復大國地位一直是他們的共同追求。²⁵建國以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毛澤東等領導人對於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的執著甚至敏感，以及時常對國內國際形勢做出過於嚴重（如「第三世界大戰早晚要打」）或過於樂觀（「帝國主義一天天壞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的估計，都反映出悲情意識在其中的影響。當然，由於他們身處於決策者的地位，不能像普通民眾一樣隨意發洩自己的情緒，並且要考慮到各種嚴峻的現實情況，因此這種悲情意識只是潛藏在他們的決策之中時隱時現，有時體現出較大的政策影響，但有時仍然要服從於理性的利益衡量，並未完全主導國家決策。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官方對民眾的思想控制逐漸放鬆，中國的民間社會開始得到發展，從而為普通民眾悲情意識的興起提供了可能。但在二十世紀80年代，中國民間情緒總體上是親西方的，這或許部分出於對長期與世隔絕的文化大革命的反動，也或許部分由於當時中西關係總體良好從而在中國民眾中產生了樂觀情緒。當時，民族主義已經興起，但被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稱之為自信的民族主義，²⁶還看不見明顯的悲情特徵。但到了90年代，由於六四事件、冷戰結束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對立加深，從而為民眾情緒的轉化提供了可能，潛藏的悲情意識開始散發。特別是由於西方在一系列事件上為難中國，如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美國國會公然通過阻撓中國舉辦2000年奧運會的決議、1995年美國允許當時的台灣領導人訪美、1996年美國派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干預中國海軍的軍事演習等，激起了中國民意對西方的激烈不滿。而製造這些事端的西方國家就是歷史上侵略中國的西方國家，原來施辱者的相關行為是悲情意識的最佳觸發劑，因為他們的行為最容易引起受害者的歷史記憶。

進入二十一世紀，愈來愈發達的互聯網為民族悲情的傳播提供了最有效的渠道。「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中國已經鍛造出一個新的輿論形成機制。」²⁷其結果是民族主義通過互聯網得到廣泛傳播。就實質來看，網絡民族主義「與網絡之外的民族主義沒有本質差異，主要在傳播和表達形式以及影響力等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²⁸網絡民族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核心原因在於互聯網在中國的獨特地位與作用。「網絡輿論表達是通過網絡媒體提供的各種平台實現的。目前，虛擬社區、BBS論壇、公共聊天室、博客日誌（Blog）和新聞跟帖等是網絡輿論的主要實現方式。此外，網站投票系統和電子郵箱等也成為輿論表達的有效渠道。」²⁹在傳統的中國媒體中，既非精英亦無權威的年輕人往往只能充當一種受眾的角色，他們的悲情情緒自然無法表達。而互聯網則為年輕人提供了方便且多樣化的表達渠道，更能體現網民們的意願而非某種特定的官方基調，那些被壓抑的民族悲情因此在這裏找到了最好的發洩渠道，得到了最真實、最徹底但甚至是不失誇張的表達。「從網絡輿論形成的特點看，網絡論壇、博客等是由大量普通網民組成的。草根聚集，決定了思維的主調。在這裏，必然少了幾分傳統媒體的雅致與端莊，而多了幾分批評與吶喊。從網絡輿論體現的民意看，網絡民意主要是一種未加整理的、初始狀態下的『原生態』的民意。網絡民意作為一種『原生態』民意，必定有其局限性，出現言語偏激、反應過度等現象。」³⁰這在某種程度上放大了潛藏在中國民眾心中的悲情意識。

關於年輕網民們的這種民族悲情意識，那些關注網絡輿論的人可能都會注意到，特別是在一些涉及到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尊嚴與一些特定雙邊關係時，網絡輿論往往充滿了強硬、憤怒甚至是謾罵和復仇的聲音。一個可以初步衡量網民民族悲情程度的指標是他們對於相關資訊的敏感度。在這裏，敏感度可以通過網民們對某則新聞的跟帖評論數來衡量，跟帖愈多，也就意味著網民們對這類消息愈關注。筆者根據網易的新聞排行榜對2008年4月的新聞跟帖排行的前20名進行了統計，發

現那些容易刺激網民民族悲情意識的題材就佔了9個（參見表1）。該月是一個特殊的月份，發生了一系列攸關中國主權、尊嚴的事件，如火炬傳遞在法國遭遇麻煩、歐盟議會通過利用西藏問題干涉北京奧運的決議以及美國CNN主播發表辱華言論等等，從而刺激起了中國網民廣泛的民族悲情。這一事實再次說明，民族悲情並未在年輕的中國人心中消逝。特別是在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這一關鍵時刻，任何外部的不利消息都很容易激起中國網民們的敏感反應。

表1：2008年4月網易網友對中外關係議題的敏感度³¹

跟帖排行	跟帖評論數	新聞標題
1	44801	中方對CNN主播攻擊中國人民言論表示強烈譴責
3	31401	可口可樂：涉嫌「藏獨」題材廣告已被拿下
4	30387	姜瑜：法方應對中國民眾意見和情緒進行反思
6	16558	家樂福就遭抵制發聲明支持奧運 未支援非法組織
7	15929	紐約華人狀告CNN和卡弗蒂 賠償中國人每人1美元
13	10445	歐洲議會通過所謂西藏問題決議
18	9751	評論：將愛國熱情納入理性軌道
19	9413	法國奧會主席禁止運動員佩戴針對中國胸章
20	9406	美國眾議院蠻橫通過「西藏決議」

最後，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當代中國，中國的年輕人愈來愈成為民族悲情意識醞釀和傳播的主體。歷史的屈辱並不遙遠，年輕人雖然不如老一輩那樣感同身受，但仍然耳熟能詳，而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屢受打壓則迅速喚起了他們對於屈辱歷史的記憶。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更加注重個性，行事不畏張揚，有時或許有些極端，這些都有利於悲情意識的迅速發展。年輕人也是網民中最主要的構成部分，互聯網的迅速發展更是為年輕人提供了廣闊的舞台，使得他們能夠迅速成為民族主義的主力軍。相對來講，年紀更大的領導人一般相對保守，更加理性，對於潛藏在民眾心中的悲情意識時常持一種警惕態度。這部分是他們處於要求理性決策的地位使然，不像普通民眾那樣不承擔直接對國家利益負責的義務；部分也是由於悲情意識既可以成為建設祖國的強大動力，也可以演變為極端的破壞性力量，這是處於理性決策者位置所不願看到的。但不管如何，由於悲情已成為民意的一部分，領導人在決策中不得不對這種情緒做出反應，從而使得民族悲情的影響放射到外交政策決策中來。正是由於這一情況，分析中國民眾悲情意識的具體內容，並借此進一步分析其利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 悲情話語分析 ——以新浪網友對 〈歐議會通過所謂西藏問題決議〉的留言為例

本文主要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就中國人的民族悲情意識的生成、表現及其後果做一初步的學理分析。考慮到互聯網在中國的巨大發展以及迅速成為普通中國人表達民族情緒的一種工具，本文的實證分析建立在對相關網絡輿論文體的分析的基礎之上。以中國網民來代替更廣範圍的中國人進行分析，其結果或許不失偏頗。而且，網絡留言並不能完全真實代表所有網友的意見，因為在網絡中可能存在「沉默的多數」，那些最敏感、最積極、最有表達欲望的人留言的可能性最大，多數人可能儘管心中有想法，但不一定會通過留言的方式表達出來。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本文選擇樣本的代表性。但在目前缺乏更有效分析樣本的情況下，加上考慮到中國網民作為參與公共

生活最積極的普通人以及他們目前在相關輿論上的影響作用，這樣做仍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正如前述，網友們的悲情意識主要是通過各種論壇、新聞跟帖以及博客日誌等方式來實現的，而對焦點新聞的跟帖評論能夠在短時間內彙聚起大量的人氣，集中廣大網民們的意見與心聲，是在較短時間內較廣泛了解眾多網民民族悲情意識的最佳渠道。有鑒於此，筆者試圖通過分析新浪網友對〈歐洲議會通過所謂西藏問題決議〉這一則消息的跟帖評論，特別是分析其話語構成，以準確了解中國網民們悲情意識的構成、主要特徵，以為進一步衡量悲情意識打下經驗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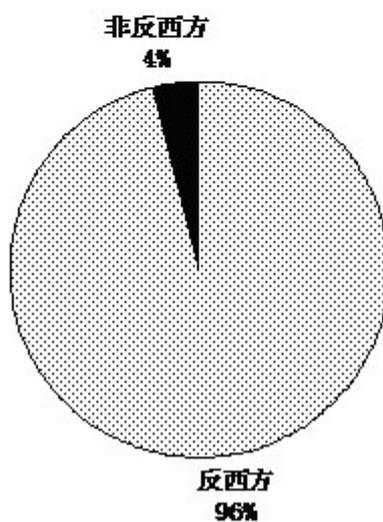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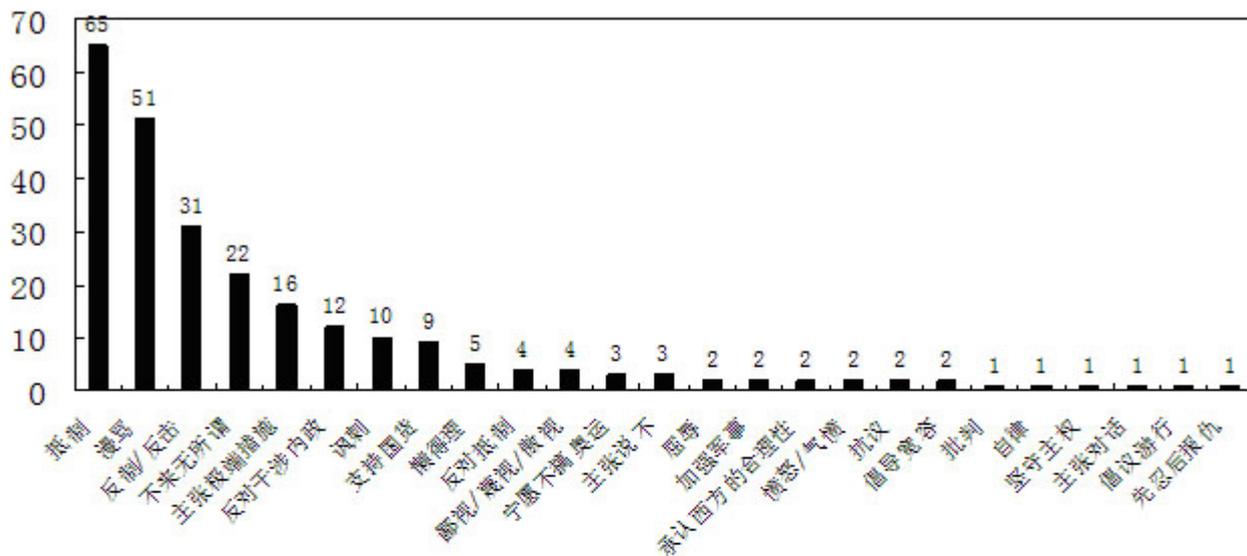
該則事件的背景是這樣的。2008年3月14日，拉薩發生騷亂，中國政府採取了相應的應對措施，但受到一些西方國家的批評。當地時間4月10日，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呼籲歐盟成員國首腦將中國政府與達賴對話作為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條件。決議還要求歐盟理事會任命西藏事務特使，協調中國與達賴集團之間的對話，並呼籲聯合國成立獨立調查小組赴西藏調查。雖然該決議對歐洲各國政府並無法律上的約束力，但顯然構成了對中國內政的干涉。新浪網是在2008年4月12日1時24分轉引新華網關於〈歐洲議會通過所謂西藏問題決議〉這則新聞的，³²到13日，閱讀量就達到了59580次，跟帖評論數就達到了10220條。此事既使人想起近代那段西方干涉中國的不快歷史，又涉及現實的國家主權，網友們敏感反應是可想而知的，悲情意識被再次激發出來。

由於跟帖評論數極多，要對所有的留言進行分析是不可能的，而且也無必要。筆者因此選擇了2008年4月12日15點到16點這個時段的留言共計329條，其中排除那些難以判斷立場或內容與主題無關的帖子，仍餘有效帖數為317條。筆者將這些帖子的內容分成三個方面進行討論，通過對關鍵字的統計，分析網友們在這三方面的留言是如何傳達出悲情意識的，它們恰恰從三個方面對應民族悲情的第二至第四等三個分特徵。通過這三個分特徵的分析，作為悲情總特徵——帶悲意識的憎恨——也在留言中表露無遺。

（一）對事件反應

共有263條留言涉及到對事件的反應。筆者對帖中的關鍵字進行了歸納統計，其中涉及主張抵制歐貨或法貨（主要是因為先前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遞受阻）、出於憤怒的謾罵、主張採取以牙還牙似的反制／反擊措施（如支持科西嘉獨立）的帖子分別為65、51、31條，高居前三位。甚至有不少網友（16條）主張通過支持恐怖主義這樣的極端措施來表達對西方的憤怒。總的來說，網友們通過各種言詞表達出激烈的反對情緒，相關帖子佔了全部帖數的96%。僅有4%的帖子反對抵制，或是承認西方行為有其合理性，或是倡導寬容、自律和主張對話。

圖1：網民對歐洲議會決議的反應



上述資料表明，中國網民在憤怒反應的同時，許多相關的想法仍然失之理性，事實上並不可行。如那些以牙還牙式的反制措施顯然脫離實際，一則受到廣泛追捧的帖子是這樣寫的：「支持英國的北愛爾蘭獨立，協調北愛爾蘭和英國的對話／支援加拿大的魁北克獨立，協調魁北克和加拿大的對話／支援美國的印第安人獨立，協調印第安人與美國的對話／支援法國科西嘉島獨立，協調科西嘉島與法國的對話／支援德國東德重新獨立，協調東德與西德的對話／支援西班牙埃塔組織，協調埃塔組織與西班牙對話。」那些建議同恐怖分子聯手反對西方的人的語言則更像是在宣洩一時的怨氣，沒有考慮到恐怖主義無論是在法律上還是在輿論上都已站不住腳。至於廣受推崇的抵制法貨或歐貨的措施，當然不能把它簡單地作為非理性因素看待。這不但因為該措施在事實上並非不可行，而且它也屬於公民表達自己意見的合理合法措施。值得關注的是，儘管多數人都支持（至少是不反對）抵制，但現實中最終出現的抵制行為只是針對家樂福的，這與許多人在留言中宣稱要全面抵制歐貨的主張相去甚遠。以上因素表明，這些留言在不同程度上帶有極端化傾向，沒有考慮到以後能否付諸實施的現實性。從此次事件前後的一些經驗看，在一些被付諸實施的民族主義行為中，極端的非理性行為也仍然可見，如在反日、反美遊行中衝擊對方的使領館，謾罵、攻擊那些反對抵制家樂福超市的人們。這些行為雖然在其他國家的抗議示威中也是可以見到的現象，但整體觀之，中國民眾在表達自己意見方面確實缺乏應有的秩序與理性。這其中當然有中國民眾歷來缺乏這方面的實踐歷練，但很大程度上確實也與他們心中的悲情意識有關。當然，還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如果單從網絡上看，中國網民可能是非常激進的一群，但許多人對其言語並不打算真的實施或至多部分實施，

他們只是打算借此來發散怨氣。所以，雖然他們在網上的行為確實有些如上所述的不理性，但實際上遠非在網絡留言中所表現得那麼極端與可怕，這是我們必須注意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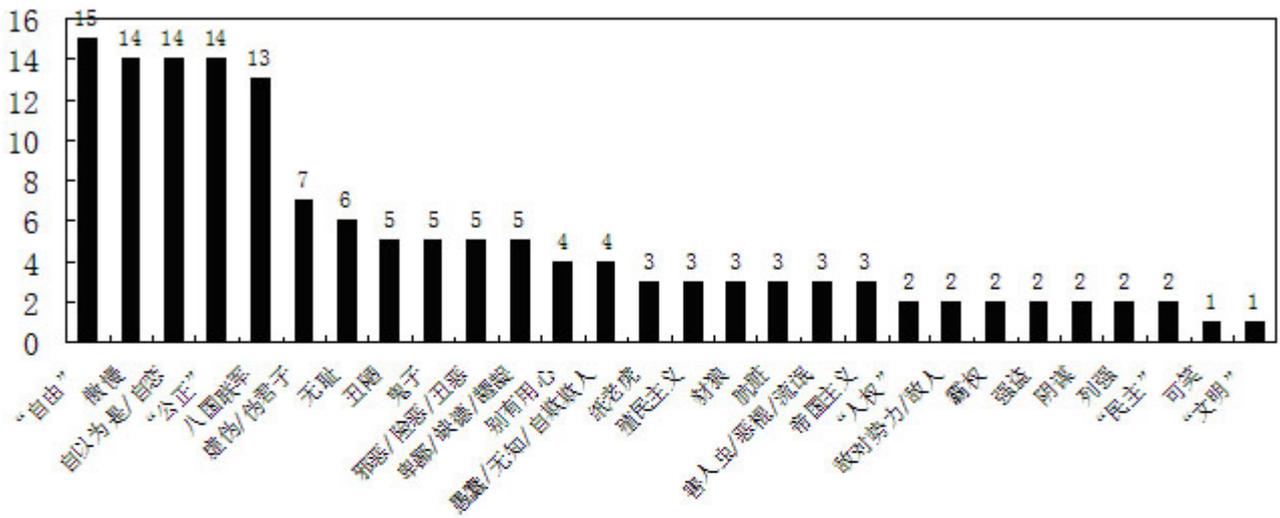
（二）對西方評價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次事件的主角是歐洲議會，美國在是否參加奧運開幕式上也與歐洲一些大國的態度截然不同，但網友們的反應卻是針對整個西方的。這在很大程度上與近代西方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多數都參與了對中國的侵略有關，例如「八國聯軍」，從而形成了中國民眾對西方的整體記憶。由此，此次事件也是觀察中國網友如何看待與西方關係的一個很好視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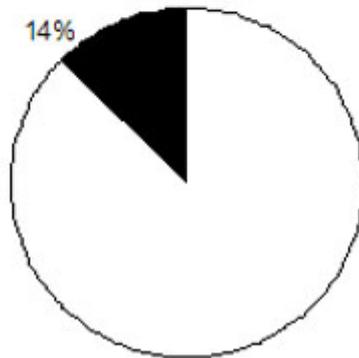
共有166條帖子涉及到對西方的態度，其中一邊倒地充滿了負面詞彙，沒有人出來為西方說好話。網友們在提及原來被認為是西方優點的民主、自由、文明、人權時都加了上引號，或是在前面加上表示諷刺的「所謂的」一詞；傲慢、虛偽、無恥、醜陋、強盜成為最憤怒的指責語。有人則認為西方在搞陰謀。網友們還表示特別受不了西方的「傲慢」與「自以為是／自戀」（兩個關鍵字分別出現了14次）。另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負面評價中，有14%的帖子聯想到了歷史，因為歷史上西方侵略過中國，八國聯軍的形象再次從不少網友們的頭腦中浮現出來。千萬不能低估了歷史的影響，這是西方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必須注意的一點。中國特殊的歷史背景注定了屈辱歷史的徹底消除需要更長的時間，西方的作為如果多少類似於原來的八國聯軍，就不能不在中國民眾中引起對歷史的記憶。

應該承認，由於西方在一系列事件挑戰中國人的民族反應，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在中國的形象就並不太好。但是，如此集中的負面評價還是令人驚訝，不僅僅是因為中國人對西方的不滿程度，更主要是因為這些評價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實？如果有一些評價不符合事實，它又將如何影響中國人的世界觀，以及進一步影響中國人對自己發展道路的選擇？許多評價是確有根據的，如「傲慢」、「自以為是」，當西方以雙重標準、盛氣凌人的姿態在人權等問題上指手畫腳，而事實則證明他們常常是在推行雙重標準時，確實不要期望別人對他們有更好的評價。進一步看，由於近些年來中國民眾中反西方的情緒有所上升，許多中國人不但對西方沒有羨慕，反而把對西方的憎也有所擴大和延伸，原來主要是憎恨其侵略歷史、霸權行為，現在連對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人權也連帶抱著憎恨的情緒，出現了憎恨的外溢現象。但是，網友由於「恨屋及烏」，連帶把自由、人權、民主概念等普世概念也打入地獄，則表明這種評價已經失之偏頗。從邏輯上講，歐洲議會通過關於西藏的決議是一次外交上的表態，並沒有理由因此而否認它在內政建設（如自由、民主、人權）方面的價值。中國網民之所以討厭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歐洲議會決議是在一種西方民主方式中通過的。但是，這些概念儘管由西方所發明，但早已不是西方的專屬概念。雖然自由、民主與人權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實踐，但中國領導人也一再宣稱要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維護公民人權。這表明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有普世的一面，切不可一棍子打死。在這方面，我們有必要向韓國人學習。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韓國是愛國主義（或者也使用民族主義）最炙熱的亞洲國家，這種抵制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愛國大遊行幾乎過一段時間上演一次，然而，讓我疑惑的是，韓國人在抵制或者抗議西方時幾乎沒有一個是抵制西方價值觀的，正好相反，他們現在這種遊行示威就是西方價值觀最推崇的行為之一——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他們抵制的是某一個具體東西，……韓國人用學習的西方價值觀，來表達自己的愛國，來抵制美國貨和美國利益的侵入。」³³

圖2：中國網民對西方的評價



涉及歷史形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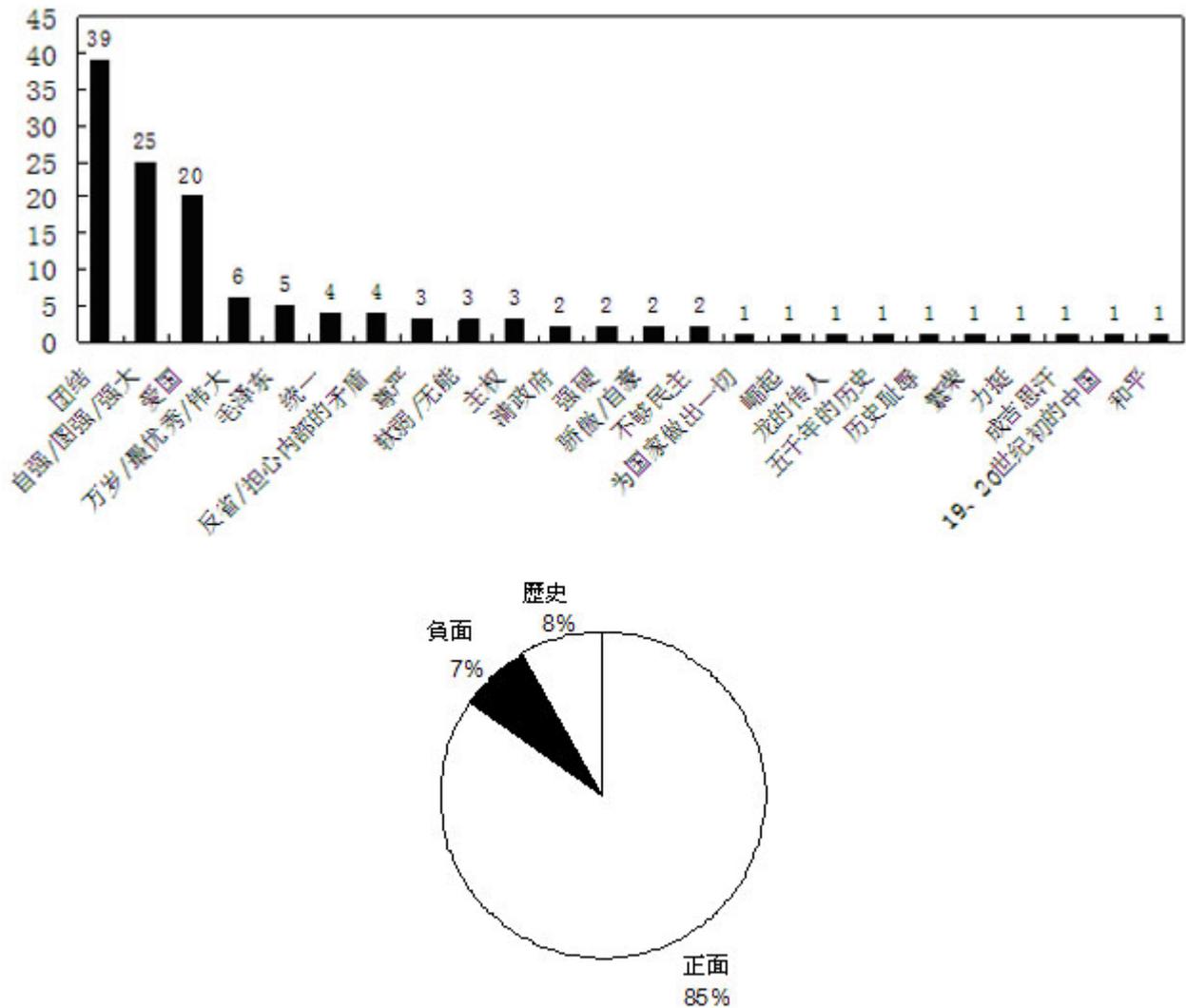
(三) 對本國態度

共有150條留言涉及到本國的態度。與對西方的評價截然相反，絕大多數網友在此時都不吝嗇正面和積極的詞彙，那些表示正面評價或期待的詞彙佔了所有帖子的85%，其中團結（39條）、圖強（25條）、愛國（20條）是高居前三位的關鍵字。另有8%的帖子涉及歷史，其中的傾向也是明顯的。有5條帖子提到毛澤東，因為他往往被人認為是對西方強硬政策的主張者。還有2個帖子提到清政府，這是被認為對西方妥協、喪權辱國的政府。甚至還有人以讚揚的態度提到了成吉思汗，他及其後繼者率領蒙古軍隊在歷史上幾乎掃遍了歐洲。僅有7%的帖子主張對自己進行反省、或是認為不夠民主。

這不意味著，網友們認為中國當前已沒有任何問題，而是表明，在面對西方敵對時，他們願意對這些問題予以更多的容忍。有一條帖子頗具代表性，該網友說：「現（在）的我們需要團結，才能度過這一（輪）國際反華的浪潮。股市（沒有信心）、城管（濫權執法）……無論是甚麼新聞也阻擋不了我力挺國家。」在面對被認為是外來威脅的時刻，多數網友主張把內部矛盾先放在一邊，團結起來才是最重要的任務。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民眾為了徹底擺脫歷史屈辱，寄希望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與政府。當國家與政府面對批評時，許多中國人選擇了與國家、政府站在一起，甚至傾向於支持並推動政府採取強硬立場。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作者之一宋強就曾說過：「不要以為中國青年會感激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你無法把個人同國家割裂開來，當你傷害了中國政府，你也就傷害了中國人民。」³⁴在這次CNN主持人卡弗蒂辱華事件中，當事人後來辯稱他的評論是針對中國政府的，這種解釋並不為中國民眾普遍接受，就反映了這種悲情意識推動下對國家與

政府的高度認同感。

圖3：中國網民對本國的態度



四· 結論

通過對新浪網友跟帖內容的分析，確實可以發現許多中國民眾，特別是那些年輕人中仍舊充滿了悲情意識。首先應該承認，這種意識有其積極功能，特別是在提升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激勵奮發圖強、團結愛國的精神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這種意識的負面功能不可忽視。上面概括的悲情四個特徵均有其負面影響，如敏感可能導致不必要的對抗，極端化傾向不利於真正國家利益的維護，而貶低對手、抬高自己則容易導致忽視他人優點和自己的缺點，喪失不斷借鑒學習進步的機遇。尤其是在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進一步密切的情況下，需要慎重對待以悲情為特徵的民族主義的興起。有學者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台海危機後中國人對美國的看法分析中，也發現類似的情緒，³⁵也進一步驗證這種悲情意識是一種普遍而持久的存在。而在今天日益發達的網絡環境，以及其他媒體渠道仍不通暢的特殊的輿論背景下，網絡成為許多民眾發洩情緒的一個渠道。在這裏悲情意識被放大了，一些平常環境下不會說出的過頭的話、或即使說了也不打算付諸實施的話都在網絡上體現出來，從而容易向外界傳遞一個錯誤的資訊，從而造成或是加劇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摩擦與對抗。當然，要在當前完全消解民族悲情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是不必要的，畢竟其產生有著深厚甚至不乏

正當性的歷史根源。但是，民族悲情應該受到一定的限制，我們應該逐步化民族悲情為正常的民族感情，擺脫受害者意識，理性地熱愛、維護本民族的尊嚴和利益，培養一種正常、健康、平和的民族心態。正像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面對五千年輝煌和百餘年屈辱的歷史包袱，「最重要的是要從屈辱和恐懼的舊夢中徹底擺脫出來，充滿自信而又謙虛謹慎，能夠做到處變不驚。」³⁶畢竟，目前的中國已與歷史上的中國完全不同，雖然離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目標還比較遙遠，但畢竟已經擺脫了那種主權、安全都沒有保障，任由列強宰割的時代。也就是說，屈辱已經離我們遠去，悲情意識正在愈來愈失去其生存的正當空間。當然，我們不能指望完全通過實現強大來治癒民族的心理創傷，因為如果沒有從心理上改變民族意識，衰落時則不免自卑，強大時仍不免自大，悲情意識仍難以完全根除。而要從心理上改變民族意識，就需要認真對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反思與重建民族文化，培養理性、寬容、大度、和平、負責任的世界觀。這些年來，中國外交部門積極開展與網民的對話，參與引導網上輿論，³⁷可以視為對這一現象的積極回應。

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外部世界，特別是作為原來加害者的西方也應負一份特別的責任。正如鄭永年所言，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民族主義的出現不是由於中國迅速發展的結果，而是受到外部刺激的結果。³⁸作為原來的施辱國，西方的行為尤其容易引起中國民眾的過度反應，甚至一些正常或至少是並非特別有害的行為，如果由西方國家做出，也很容易在中國民眾那裏引起過多的聯想，從而推動他們做出過度的反應，產生其他國家比較難以理解的民族悲情。考慮到這一點，西方應該著重理解中國民眾的歷史感受，避免刺激民族悲情的發生。就如同在一個病人走向康復的過程中，原來的加害者應該盡量避免那些過度刺激的行為。令人欣慰的是，在此次北京奧運會的舉辦過程中，西方最終體現了對中國的善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了原來抵制奧運給中國民眾留下來的陰影。但是，我們現在還很難說中華民族已經告別悲情意識，甚至也很難說我們正在告別悲情意識，未來中國與西方的互動仍將在這一問題上經受考驗。

註釋

- 1 參見王義桅：〈探詢中國的新身份：關於民族主義的神話〉，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2期，第20頁；邱震海：〈如何研判和重構中國的民族主義？〉，引自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4/0425_23_508603.shtml；單光鼐、蔣兆勇、于澤遠：〈如何消解西藏事件的影響？〉，載《南方周末》2008年5月1日；等等。
- 2 對於ressentiment一詞，不同的人譯法並不一致，有的譯為「羨憎情結」或是「羨恨交織」，但譯「怨恨」的較為多見，本文亦採此譯法。對於引文中用其他譯法的，則不加改動引用之。
- 3 Green fi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轉引自John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Quest for Dignity,"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1999,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2751/is_55/ai_54336466/pg_1。
- 4 中國知網，<http://lsg.cnki.net/grid20/Brief.aspx?ID=1&classtype=&systemno=&NaviDatabaseName=&NaviField=>，檢索時間：2008年5月4日。
- 5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56頁。
- 6 曲偉、韓明安主編：《當代漢語新詞詞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頁。
- 7 可作為一個例證的是，當人們把「悲情」一詞譯成英文時，常用的詞是 "sadness"（悲傷），如著名電影《悲情城市》的英文名就是 *City of Sadness*。
- 8 王海洲：〈想像的報復：西方政治學視野中的「怨恨」〉，載《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第39頁。

- 9 韋海波：〈怨恨論：尼采與舍勒〉，載《理論界》2007年第3期，第166頁。
- 10 張鳳陽等：《政治哲學關鍵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286頁。
- 11 李旭東：〈論國際社會的怨恨心理與和諧世界的構建——一種基於社會心理學視角的分析〉，載《國際論壇》2008年1月，第34-35頁。
- 12 關於台灣悲情的論述，可參見：蔣俊：〈論台灣新電影的悲情意味〉，《電影評介》2006年第9期，第44頁；蔡逸儒：〈台灣的悲情與宿命〉，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forum/pages4/forum_zp061219.html；楊志強：〈悲情與隱忍——傳統文化中的鍾理和小說〉，《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8年1月，第6頁；等等。
- 13 Ilya Prizel,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3.
- 14 Melinda Liu and Duncan Hewitt, "Rise of The Sea Turtles: China's Most Modern Citizens Aren't Drawing It Any Closer to the West," *Newsweek*, Aug 9, 2008, <http://www.newsweek.com/id/151730>。
- 15 參見皮尤研究中心網站：<http://pewglobal.org/reports/pdf/261.pdf>。
- 16 Friedrich Nietzsch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1887), in *Nietzsche's Werke*, Bd, VIII, C. G. Naumann Verlag, Leipzig, 1906, pp.317, 320, 319. 轉引自：方維規：〈民族主義原則損傷之後〉，載《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第23頁。
- 17 劉小楓選編：《舍勒選集》（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398頁。轉引自張鳳陽等：《政治哲學關鍵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頁。
- 18 吳江霖、戴健林、陳衛旗：《社會心理學》（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頁。
- 19 同上，第139頁。
- 20 同上，第235頁。
- 21 Lucian W. Pye, "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29, (Jan., 1993), p.114.
- 22 羅伯特·曼寧：〈等待戈多？對東北亞未來的衝擊與美日聯盟〉，載[美]邁克爾·格林（Green, M.J.）、派翠克·克羅甯主編，華宏勳、孫苗伊、丁勝幸等譯：《美日聯盟：過去、現在與將來》（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頁。
- 23 一個有力的例證是不久前的一個調查。據《金融時報》報導，在今年3月27日到4月8日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5381名歐洲人中有35%的受訪者指稱中國是最大威脅。過去，美國一直是歐洲最大威脅，但此項最新調查顯示，認為美國是歐洲威脅的比率已從去年的32% 降到今年的29%。調查顯示，在義大利、法國、德國和英國，認為中國是頭號威脅的比率也急速上升。而此前美國蓋洛普市場及民意調查公司今年2月11日至14日對1007名美國人抽樣調查，設置的問題是「哪個國家是美國最大的敵人？」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在美國當前的主要敵人中，位列前三名的分別是伊朗、伊拉克和中國，比例分別為25%、22%和14%。中國成為美國「第三號敵人」。參見：星島環球網：〈歐洲民調：中國成全球穩定最大威脅〉，http://www.stnn.cc/euro_asia/200804/t20080416_763566.html。
- 24 如張頤武：〈「神五」升空，中國告別民族悲情〉，載《中關村》2003年11月號，第34-35頁；鄭永年：〈奧運會當告別中國百年悲情〉，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zp080819b.shtml。
- 25 Suisheng 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5, No.1, (Spring, 2000), p.4.
- 26 Allen S.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2, (Jun., 1995), p.316.
- 27 祝華新、胡江春、孫文濤：〈2007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今傳媒》2008年第2期，第32頁。

- 28 王軍：〈試析當代中國的網絡民族主義〉，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 年第2 期，第29頁。
- 29 周道華：〈論網絡輿論與政府的互動〉，載《社科縱橫》2007年12月，第65頁。
- 30 同上，第66頁。
- 31 <http://news.163.com/rank/>。
- 32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12/012415339646.shtml>。
- 33 楊恒均：〈西方國家害怕中國人民的愛國激情嗎？〉，<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9159>。
- 34 宋強等：《中國還是能說不》（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頁。
- 35 Ming Zhang, "Public Ima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 *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 (Lanham · Boulder · New York ·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p.153.
- 36 章百家：〈百年回顧：變動的世界與變動的中國〉，載《世界知識》2000年第4期，第10頁。
- 37 例如，自2001年起，中國外交部的各級官員就經常在網上和網友開展交流；外交部還在自己的官方網站上建立了專門的論壇，參見<http://bbs.fmprc.gov.cn/index.jsp>。
- 38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59.

李開盛 湘潭大學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八十四期 2009年3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八十四期（2009年3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